

約翰·克列斯多夫

序

羅曼·羅蘭



月古

「當你見到克列斯多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將死而不死於惡死之日！」

嫉妒的命運慣用悲劇的絲來纏繞偉大人物的一生，命運要使她的威力達到極點，來加於強者，要使他們變故叢生，又設奇異的圈套和刺諷，來愚弄他們的生命，對於他們的前程，也加以種種的阻礙，於是才得無誤地，把他們引入正途。

羅蔓羅蘭是法國人，生於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父親是城中有名的律師，母親是一位虔誠而心謹的婦人：把她所有的力量全用來撫育她兩個小孩——羅細的羅蘭及其妹瑪德琳。早期的童年時代，全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中渡過。「安多納德」裡的法國鄉下住居，即是渡過他童年的地方：

「平坦而潮濕的土地，沒有生氣的古老的小城，在一條渾渾濁濁的靜止的運河中，映出它暗淡的面目。四周是單調的田野、農田、草原、小溪、森林，隨後又是單調的田野……，沒有一點勝景，沒有一座紀念物。什麼都不能引人入勝，而一切都教你割捨不得。」

兒時，羅蘭就和人類無字的語言——音樂接觸，他母親教他奏鋼琴，他知道由琴的音調，替自己建造感覺的無限境界。在「克」中，他的描寫法是奇異的：「幼年的克利斯多夫，滿腹奇異的爬上了黑箱子的前面，兩次伸張他的手指到和諧及非和諧的廣大森林中，尋找他無意中發生問題之答案。他把手指按上琴鍵，心就跳了！有時他把一個鍵子捺了一半就放手，再去捺另外一個：誰知道從這一個裡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呢？忽然聲音出來了！有些是沈着的，有些是尖銳的，有些是叮叮噹噹的響着，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個又一個聽上了老半天，聽它們低下去，沒有了。它們有如田野裡的鐘聲，飄飄蕩蕩，隨着風吹來又吹遠去；細聽之下，遠遠的還有別的不同聲音交錯迴旋，彷彿羽蟲飛舞，它們好像在那兒叫你，叫你到遠遠的地方去……」

「天色垂暮，日光將盡，他使勁睜着眼睛讀譜，直讀到天完全黑的時候。以往偉大的靈魂流露在紙上的熱情，使他大為感動，連眼淚都冒上來了！彷彿背後就站着個親愛的人，臉上還感受到他呼出來的氣息，兩條手臂快來摟住他的脖子了。他打了個寒慄，轉過身去。他明明覺得、明明知道不是孤獨的，身邊的確有一個愛他的，也是他愛的靈魂。他因為沒有抓住而嘆息，但便是這點兒苦悶和他出神的境界交錯了，骨子裡還是甜甜的。」

羅蘭在師範學校裡，約翰克利斯多夫已成了雛形。他手不釋卷，不知讀了多少書，他對於歷史的描寫，有特別的稟賦。剛開始，他就在尋找最後的價值、英雄和宇宙的藝術家；他於真理的渴望，使他不能在任何真的歷史人物中，找到最高的安慰者。於是他便決定創造一個精神的英雄，這個英雄能够代表各時代受苦的大人物，他可以掄起整個時代，他不是屬於那一民族，而是屬於全人類的。從師範學校出來，「約翰克利斯多夫」的影子更加清晰：兒時藝術家的夢想，青年時在哲尼克魯姆山上的觀念，都重新湧起，貝多芬、米開蘭基羅、托爾斯泰這些大人物，都由歷史的固定中浮出來了。

二十歲時，羅蘭只認識他自己，他僅足以描寫他自己對於純潔的英雄意志。在三十歲時，由於經驗文學研究的幻想消失，社會上虛偽的現實（羅蘭當時一味孤行，難免遭到很多挫折），及羣衆的冷淡，他才深知克利斯多夫的敵人，才能描寫英雄主義的反抗力量。幾年來由報紙上剪下無數自己文字的片斷，現在都在他失望與希望之中作了「克」的材料，於是個人的悲鬱都成了有價值的經驗，「克」此書也大致決定了。

「約翰克利斯多夫」是什麼呢？能够用一個定義來限制的作品，便是死的作品。因此「約翰克利斯多夫」是全時代的寫照，是部想像的人物的傳統，是社會的橫剖面，同時也是宗教的懺悔錄；是批評的，亦是生產的；是教育小說、音樂小說，同是也是歷史小說。它叫我們如何去認識旁人的生命，作為我們自己生命的對照，是主觀的同時亦是客觀的，是勇敢的同時亦是謙卑的；經驗如何告訴我們：把旁人所傳來的概念，有許多是錯誤的，拿在個人觀念中溶化。主人翁是個完全的人，包含一切精神，宇宙中之生命。由於托爾斯泰之教訓（註一），約翰克利斯多夫便不只是個文學作品，却是件事業，一份理想，是文學之外的一種強有力的文字表現；不顧藝術的原則，然而却是最完滿的藝術表現。

奮鬥是要用力量的。約翰克利斯多夫雖有他本性的仁愛，却是個力量之使徒。在他身上，我們辨別出野生而原始的事物，暴風雨急流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服從他自己的意志，却服從自然界中之未知律，由高處衝到生命之最低處。年輕的克，當他還沒有靈感之啓迪時，沒有受過倫理的訓練時，除了自己，還不能看見

有別人。他對於旁人很不公平，在「干菜之家」一章裡，我們看出他對洛莎的冷酷與觀念上的完全專制；他像一頭牛，何處的草不吃，何處的深水不涉。然而我們擔心有一天他會吃壞了肚子，會陷入泥巴而爬不上岸來。在「奧多」和「阿達」兩章節裡，他的行為是不受理智支配的，而是受着年輕的、旺盛的精力所鼓動着：

「他大聲嚷，想到什麼說什麼、對奧多的狎習簡直受不了。他不是毫無好感的對大眾皆知的人物批評一陣，就是把坐在近旁的人評頭論足，或是瑣瑣碎碎的談着他的私生活與健康。奧多對他使着眼風，做出驚駭的表情，他完全不理會，照舊旁若無人。最嚴重的是他繼續藐視所有的籬笆、牆垣、「禁止通行」，違者即嚴懲」等等的牌示，和限制他的自由而保護神聖的產業的措施。勸告是白費的，克表示勇猛，反而搞亂得越兇。

在愛人方面，他很專橫，然而却顯得很可愛。他認為他愛別人，別人就有義務愛他，以為不愛他是一種罪惡，也不容許別人侵佔他的被愛權：

「朋友！我不願意你愛別人甚於愛我！我不願意！你不是知道的嗎？你是一切。要是失去了你，我只有死了！我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我會自殺，也會殺死你，喔！對不起！」

日耳曼民族有種一廂情願的心理，凡是不痛快的事一概不願意看見，因為一個人早已把事情判斷定了（他指的是上帝），精神上得過且過的非常安靜，決不願意再讓事情的真相來破壞這種安靜，妨礙生活的樂趣。克可沒這種本領，他反而在心上更容易發現缺點，因為他要把他整個的愛絕對沒有保留。這是一種無意識的對人的忠誠，對真理的渴望，使他對越喜歡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

他像個樵夫，手拿板斧，莽撞的急跑到樹林裡去，左戳右伐，自己為自己尋找光明和空間。他不懂得德國藝術，於法國藝術亦毫無所知，就賊視法國藝術。他天賦有「固執青年奇怪的魯莽性」，正是沒有經驗的人所說「世界上沒有存在的，等我來創造。」他肆力爭論，批評德國音樂；他不瞭解別人，因為太想着自己：

「勃拉姆斯一輩子也沒有懂得什麼叫自然，他的稱讚簡直是最難堪的責備。」

「音樂太多了，喫的東西太多了，喝的東西太多了，大家不飢而食，不渴

而飲，不需聽而聽，只是爲了狼吞虎嚥的習慣。這民族竟是害了貪食症；你給他隨便什麼都可以：華格納的德利斯也好，貝多芬也好，瑪斯加尼也好，兩拍的軍隊進行曲也好。他們連吃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覺得快樂。有人還說什麼德國式的狂歡，其實什麼叫做歡樂他們都不知道。他們永遠是狂歡的，他們的狂歡和他們的悲哀一樣是像雨水般隨便流的，賤如泥土的歡樂！沒有精神，亦沒有力。幾小時的吸收聲音，他們一無所思，一無所感，只像些海棉。德國人對唱歌的興趣那麼濃，其實只是享受聲帶經過運動以後的快感。」克還稱讚某個有名的女歌唱家，說可以送他一紙健康證書。

羣衆所能容忍的天才，所能接受的東西是極少量的，修正剪裁過的，灑着時行的香水的。戲劇的腐敗與羣衆的愚昧，都叫克受不了：

「一個藝術家原來只是一齣戲，認為貝多芬臨終的血淚給描寫得非常精細！你們對耶穌上十字架竟喊着「再來一次」！這個超凡入聖的人在痛苦中掙扎了一輩子，結果只給你們這批愚夫愚婦消磨一個鐘點？」

德國人天生對新思想、新潮派有種疑慮，凡是真實的、強烈的東西，沒有經過幾代的人咀嚼的，他們都懶得去體會。克很懂得這一點，他尤其懂得他們尖酸刻薄的性格：

「他們批評藝術，下判斷的時候，永遠存心要壓低人家，既不是不聰明，也不是沒有鑑賞力。他們可不願欣賞現代的東西。倘若莫札爾特與貝多芬是他同時代的，他們一樣會瞧不起；倘若華格納與理查斯死在一百年前，他們一樣會賞識。天生的不快活的脾氣使他們活着的時候不肯承認有什麼大人物，他們因為自己虛度了一生，必須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輩子。」因此克的音樂會常常是失敗了，沒有人懂得他所下的苦心，也沒有人賞識，羣衆是不會隨便稱讚一個人是天才的，何況克不懂得奉承，也不懂得感謝：

「序曲完了，大家有禮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陣手，就又靜了下來。克寧可受噓聽一頓，便是怪叫一聲也好！至少也有點生命的表示，對他的作品表示一點反響。可是完全沒有，連他預料在某些段落上羣衆會交頭接耳說俏皮的話也沒有，大家一心一意的翻閱節目單。」

年輕的克是不懂什麼叫謙虛，也是不知感激的，把大日報方面的人也變成了仇敵：

「不願意表示感激的脾氣是難得的，只有一般人才出衆的人才會有。他們

出身於最貧寒的階級，到處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幫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害了……」

他攻擊報紙，報紙亦攻擊他，人們搭出一些血口噴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來攻擊一切創造的人而從來殺不死一個人的。他們指控克的罪名是「剽竊」。他們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從一些無名作家的曲子裏，取出一段來化裝一番，證明他偷了別人的靈感，說他扼殺年輕的藝術家。克說這一套要是出之於一般以狂吠為職業的人，出之於爬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偉大」的下賤批評家例還罷了，可是有才氣的人也要互用傾軋，竭力教對方受不了。他們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儘够他們安安靜靜的各做各的工作，要各人為了發展自己的才具已經需要拼命的奮鬥了。

他是孤獨的，沒有一個人幫助他跳出泥窪，他自以為跳出的時候，其實是陷得更深。他失敗，可不知道為什麼失敗。有一回他在一份大報上讀到一個為大眾的愚昧與寬縱所造成的藝術界的權威——一個僭越的批評家對他的宣判，他聳了聳肩說：「好吧！你批判我，我也批判你。一百年後看你們投降不投降。」

克曾經窮過，窮得連三餐都無法接濟；他曾餓得全身乏力，在精力絞碎時，只能啃啃乾的麵包，只能租一個既潮濕且喧鬧的小屋，然而他是逆來順受的；他孤獨，受着種種折磨，他還是很耐性的忍受他的命運，似乎他是慣於如此的。他說疾病往往是有用的，它折磨了肉體，可是把心靈淨化了；白夜不能動彈的時候，平時害怕太劇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壓在下面的思想抬頭了；從來沒有害過病的人，決不能完全認識自己。

x x x x

羅蘭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八七〇年以後，法國全國正呈着精神疲乏的狀態：整個民族沒有一個領袖，最好的想像作家亦無能為力，他們不能來扶持他們的民族；他們的經驗使他們變為懷疑的；他們所走的純文學的範圍已與民族的命數隔得遠遠的。然而後進的青年作家就不然，他們有信心，人生和創造便是他們信心之光，敗毀不過是新進者經驗之因子。他們若不能恢復戰後粉碎的法國，他們值得不了什麼。羅蘭便是這些青年之一，他拿信心來供給這個懷疑的民族；他們的工作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減輕戰敗的意義，來安慰他的民族。因此理想主義的羅蘭，他不要新的勝利，只把用以計算戰敗的價值表示出來；

他以為國裏的人馬雖四出戰勝，而個人還是不會征服什麼；大隊敗北崩潰時，個人也不是被征服，人們只要能逃脫此種誤解，不參加他們國家所做的錯事，他們便是勝利。他們不是忘記了他們的戰敗，乃是把此種戰敗當做偉大的道德源泉，認清了在血染的戰地上萌芽的精神的種子之價值。他尤其認為法國與德國是兄弟，全世界的民族都該捨棄相互的歧視，儘量避免戰爭，孤居了十年而創作出來的偉大著作，其目標就在於此。

「戰爭！我就怕牠的，我覺得牠是個惡魔，鳩毒我早年的兒童時代。」
「當我看看這瘋狂的人類，正在獻出最寶貴的財富，各樣能力的天才和崇拜英雄的熱情，作為兇惡橫梗的戰爭之偶像時，我的心是碎了。只要我能睡覺，我永遠不要再醒了！」

「暴力是可恨的！就是全世界沒有暴力便不能前進，我也不願有暴力。各人要盡各人的的本份，各人要服從各人自己內心的規勸。」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了，這是對羅蘭理想主義之最大打擊。幾年來的努力成了泡影，他痛心疾首。千萬人盲目的戰爭着，不僅是種族的熱情，一切精神、良知、信心、詩歌和科學的力量，都為軍隊所用了；各國的領袖沒有一個不說他民族之意旨便是上帝的意旨，人類進化的意旨。

「青年人啊！何如此樂於把你們的血，流在這竭了的地球之上呀！世界上的英雄主義呀！」
「你們為什麼把這些生命的財富，付在你們手中的英雄主義之寶庫拿來浪費呢？你們對這些如此自願犧牲的青年有什麼理想呢？你們能還給他們什麼呢？」

羅蘭在法國被德國打敗時，他是站在戰爭之外的。法國的戰敗與德國的戰勝對於他是一樣的。他以為武力的戰勝不能供給道德的精神，不能助長精神的革新，而使世界有正義。

既然不能阻止戰爭，參加戰爭，羅蘭在戰敗後就跑到醫降裡幫斐利耳寫信、裝信，作一些瑣碎的工作。因為他知道在偉大的宇宙中，各人只注意到自己的不幸的特別部份。羅蘭在此地成為受苦的人心靈上之寄託，他不想在紅十字會中之事業佔得領袖的地位，只在努力襄助、調理、安慰困苦者減少一部份痛苦。他的事蹟是不顯著的，所以更覺得是可紀念的。

x x x x

羅蘭在中途引出了一個人和約翰克利斯多夫相對照，這就是奧利維。一個

是行爲上的英雄，一個是思想上的英雄，兩人因指極性而互相吸引，奧利維是法國之精神實質，正如克利斯多夫是德國最有能力的後裔；克利斯多夫是由工人中走出來，而奧利維是由舊鼎力竭之中等社會之血統傳來。他的生機，並不像他強健的伙伴由體力的過剩、筋肉的血液而來，却是由情感和意志而來。初看，我們以爲他是弱者，膽怯而不活動的人。「你連怨恨都不覺得嗎？」「我恨怨恨！我並不覺得我要和輕視我的人決鬥！」他不與實際調和，他的力量就存在於孤立之中，失敗不能使他疲倦、懷喪，勝利也不能使他欣喜。他不爲着奮鬥本身的緣故去看奮鬥，他之避免奮鬥，並非因怕失敗，乃是對勝利看得很淡！

「我驅出擾亂我靈魂和平的危機，因爲我覺得和平比勝利還要高貴、可愛。我不怨恨，就是我的敵人我也用公平的態度對他。在熱情爆發時，我也要眼界清晰，我才可了解一切而愛一切。」

普法戰爭迫近了，一切人的信仰都動搖了，那令是克利斯多夫也覺得要返回德國，然他還是站着不動，保持他心志的平衡。

「我愛我的國家，正如你愛你的國家一樣。但是因爲這個緣故，就要我反叛我的良心，而把我的靈魂都殺掉嗎？這定會表示我是國家的奸細。我是屬於精神軍隊的，不是屬於強力軍隊的。」

克利斯多夫的善是本能的善，是原質的，並且被熱情的反覆，不免使之變爲怨恨；反之，奧利維的善是智慧的、聰明的，且有時帶着譏笑的懷疑主義色彩。克的信心使奧利維再在生命中發出歡娛，克因奧利維而知正義。強者被聖者的純潔所啓迪，聖者因強者而提高了，這兩個人的友誼，正是兩國精神的聯合；法與德是西方之兩翼，由於他倆，歐洲的精神因此才得高飛於過去血染的戰場。

羅蘭又塑造之葛拉齊亞，她是書中最沈靜的人物之一，是無限的女性，溫柔柔的，沒有怨怨艾艾，也沒有自悲自憐，然而並不是沒有生機。克跟她在了一起，完全給她淨化了；過去克覺得社會是一所醫院，遍體鱗傷，活活的腐爛的折磨，充滿了悲鳴，然而跟她在一塊，他覺得生是無限的，連歡樂亦是無限的。過去，克全身不馴的情慾，希呂彭的煩惱，（註二），在叢林中因原質力而激起愛的需要，整個生活準備在痛苦與歡樂的抽搐中毀滅而重新鼓鑄的大變動的，差不多要毀壞他的生存的青春期的困惑，在跟她在一起時被澄清了，變

爲「超感覺的結婚」了。克將葛拉齊亞看做懺悔師，凡是他的自尊心感到屈辱的，他都毫不隱瞞，而葛拉齊亞則因爲不能使朋友過得舒服一點，便儘量的把她最重視的東西——她的溫情——給他。奧利維使克利斯多夫成爲有理性的，葛拉齊亞則使他和他自己調和。她包含着無限的韻律，是人性中之人性，一切的一切在她眼下都變爲完美無缺了。她蟄伏着，然却又孕育着一切；她消失了，而光輝仍在，把溫柔的抒情的悲哀來充滿着整本奮鬥的著作中，並且注入新的美與和平的美。

x x x x x

生命飛逝，歲月鐫刻在老去的樹身上。克不再計算那些飛逝的年月；生命一點一滴的過去了，但他的生命是在別處的，它沒有歷史，只有創造的作品。音樂的靈泉滔滔不盡的歌唱着，充塞了靈魂，使他再也感覺不到外界的喧擾：

「音樂！你是一個童直的母親，你純潔的身體中積蓄着所有的熱情，你的眼睛像冰山流下來的青白色的水，含有一切的善，一切的惡——不，你是超乎惡，超乎善的。凡是棲息在你身上的人都脫離了時間的洪流，所有的歲月對他不過是一日。吞噬一切的死亡，也沒有用武之地了！」

克得勝了，聲名穩固了，頭髮也白了，年齡也到了，暴風雨的打擊和騷動的海洋，使他在深淵中看到的景象，始終留在他心靈深處；他眼睛明澈了，觀念清楚了，再來翻閱他先前的作品時，他看清了往年的自己：

「人家所讚美我的作品，我自己聽了羞死了！我看出自己的面目，而我不覺得我美。對於一個有眼睛的人，一件音樂作品是一面多麼無情的鏡子，幸而他們又是瞎子，又是聾子；我在作品內放進了自己多少的騷動與弱點，以至於我有時候覺得把這些魔鬼放到世界上來，簡直是幹了件壞事，直至看到羣衆非常安靜，我才放下心。牠們穿着三重的鐵甲，什麼都傷害不到牠，否則我非入地獄不可了！你們埋怨我責己太甚，那是因爲你們認識我不像我認識我自己一樣；人家只看見我現在的模樣，看不見我可能成爲的模樣！」

「甜酸苦辣我一生嚐過了，可是對我沒什麼害處。我的胃很強，飽也沒關係，餓也沒關係，必要時我也能吞下那些來攻擊我的可憐蟲，我反而身體更好。」

「世界上原來沒有一件東西是沒用的，便是最下賤的人在悲劇中也有他們的角色。腐敗的享樂主義，不可退還的無道德主義，完成了他們那種白蟻式的

任務。搖搖欲墜的屋子，先得拆下才好重建。」

「如果犧牲對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樂的，那麼還是不要犧牲，你根本不配。一個人的犧牲，並非替人做苦工，而是爲了你自己。如果你在獻身時不覺得快活，還是去你的吧！你不配生活！」

在黑暗裡過久了，克變了一頭貓頭鷹，黑夜裡也能看見東西。他現在很清楚知道：最凶惡的批評家對我們也是有益的，他好比一個練馬的人，不許我們在路上閒逛。每次我們以爲達到了目的地，就有獵狗來咬我們的後腿，甚至我們還在向前，牠已經不耐煩地再來追我們了。「不結果的樹是沒有人去搖的，唯有那些果實纍纍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因此克認爲應該可憐那般不受騷擾的藝術家，因爲他們將來會留在半路上，懶洋洋的坐着，等到他們想站起來，兩條蜷曲的腿已經挪不動了。敵人其實就是朋友，克是歡迎他們的。

x x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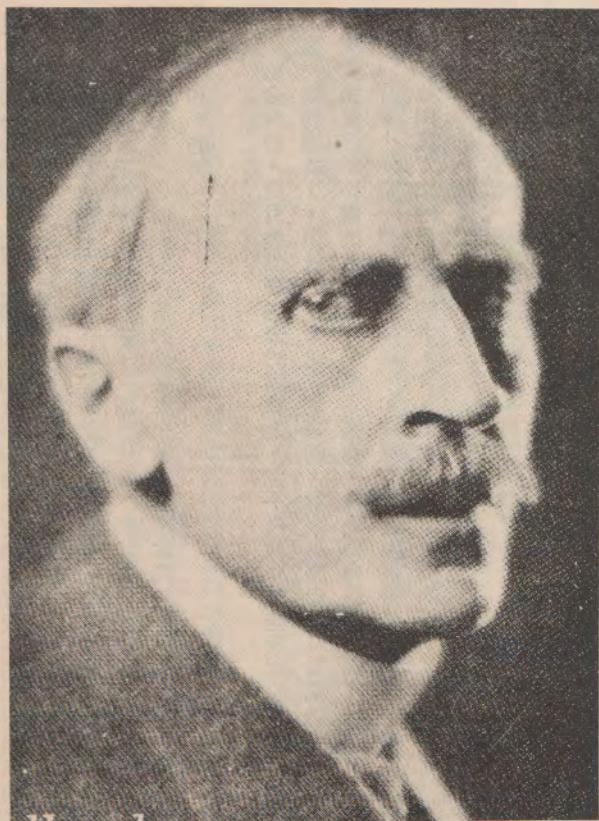
日暮將盡，克的生命也接近了尾聲。在尚未看到他的理想大放光明之前他死了，然而我們知道他留下的不是一個空白，而是彩滿了顏色的精神實體；他一生的意外事，他所遭受的阻碍，都帶有着象徵的意味。我們有時會覺得主人翁爲我們點燃的路燈全然無用，因爲它有時暗昧不明，甚至照錯了方向，然而他是征服世界的人，他是精神懦弱者的安慰者；他雖未指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然而從他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善與惡的原質和距離，體認成與敗之間不該參雜悲劇的色彩。固然我們無法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但我們知道自己所選擇的並沒有錯，知道在冷酷的、傲岸的羣衆鄙視之下，如何地安排自己，脫離困境。他不是個聖人，但至少是個創造者，「生命的創造是遠超出人類的意志和智慧。」他創造了真與美，他是走在生命的前端的。

克利斯多夫是羅蘭的化身，克的一生就是羅蘭的一生，因此克的話就是羅蘭的話，克所遭遇的困難就是羅蘭所經歷的挫折，我們沒有完全的將羅蘭的一生（包括對戲劇的狂熱，對理想主義的奮鬥，對名人傳記著作的熱誠，對詩的愛好以及對音樂華格納、貝多芬的崇拜）拿來與他自己相對照，然單從「克利斯多夫」，我們體察了他內蘊的豐富，精神的偉大，對生命本質的認識的透徹和喜好。他是力的泉源，同時是生命的泉源。愛着「約翰克利斯多夫」吧！用你深邃的靈魂……。

註(一)：托爾斯泰是俄羅斯人，被推崇爲當代的先導。當他的「What is

to be done」一書印行時，對藝術加以猛烈的指摘，羅蘭所視爲最親愛的，他都加以侮蔑和攻擊；貝多芬被他罵爲嗜慾的引導者，莎士比亞則列爲第四流詩人，說他是廢物。羅蘭覺得貝多芬與托翁之間，總得擇其一。然而托翁在給他的信上解釋：把人們結合起來的，才是有價值的，爲信心而犧牲的藝術家，才是可貴的藝術家。真的呼聲之先決條件，絕不是愛藝術，而是愛人類。只有那般，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

註(二)：希呂彭爲普瑪希的喜劇斐迦羅之婚禮中的配角，至今成爲羞人答答而情實初開的少年的典型。希呂彭曾分析自己說：「只要看見一個女人，我心就跳了；愛情與肉慾二字使我的心發抖，慌亂。我只想對人說『我愛你』，我甚至在花園裡對樹木、對雲、對風，都自言自語的說着這句話。」



理想主義者：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1866—1944)